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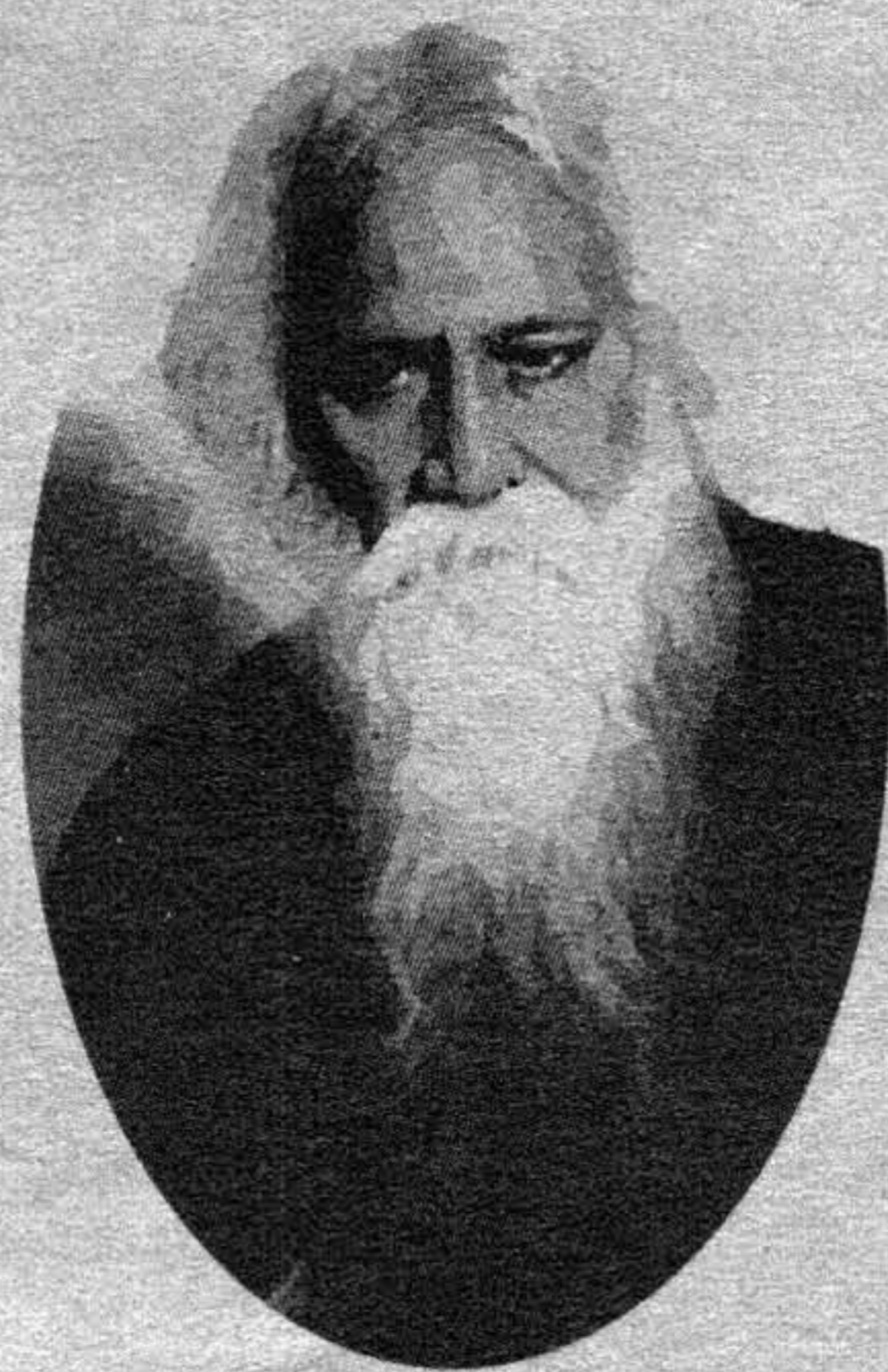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修女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泰戈尔 小说全译

CHINESE VERSION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长篇小说)

VI

黄志坤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VI, 长篇 /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黄志坤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黄...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
集 - 印度 - 现代 IV.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8598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97.125 印张 25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全套): 198.00 元

目 录

| | |
|-----------|-----|
| 戈 拉 | (1) |
|-----------|-----|

戈 拉

(印)泰戈尔 著 黄志坤 赵元春 译

送 给

亲爱的罗廷德罗纳特·泰戈尔*

(孟历)1316年玛克月14日
(相当于公历1910年1月底或2月初)

* 罗廷德罗纳特·泰戈尔(Rat hindranath Thakur, 1888—1961年),是罗·泰戈尔的长子。

第一章

正值雨季斯拉万月^①。早晨的云霭已经四处消散,加尔各答的天空,阳光灿烂,碧空如洗。街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小贩的叫卖之声此起彼伏。家家都在为那些上学的、上班的、到机关工作的人员采购回一篮篮鱼肉蔬菜,厨房里升起了袅袅炊烟。不过,若大的一个加尔各答并不为这些繁杂琐事而心烦意乱。今天,它那成百上千条大街小巷里的金色阳光,仿佛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无所事事的比诺耶普尚站在他二楼的走廊上,独自呆呆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前些日子,他虽然已大学毕业,但他还没有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他曾组织过一些集会,并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他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比诺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今天早上,比诺耶想不起有什么事情可做,他的心有些激动不安起来。

邻居屋顶平台上落了几只乌鸦,在不停地聒噪。一对在走廊一角筑窠的麻雀,也在窃窃私语。这些难以表述的鸟叫声,在比诺耶的内心激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

一位穿着宽松长袍的游方僧,正站在邻近的商店门前,高声地唱了起来:

笼中无名的小鸟,
如何来的不知晓;
若想捉住这只鸟,
我心难拴它的脚。

比诺耶本想下去把那位游方僧请上来,记下这首关于无名小鸟的歌词。可是,正像深夜突然感到凉意但又不愿起来添加被褥似的,他终究懒

^① 印度自古以来就分春、夏、雨、秋、冬、冷六季,每季两个月,十二个月各有其名。斯拉万月相当公历七月中至八月中旬,属于雨季。——译者注

得下去喊那位游方僧。当然,也就没有记下这首歌词。不过,关于这首无名小鸟歌声的旋律,却总在他的心中萦回荡漾。

就在这时候,比诺耶房前马路上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两匹马拉的高大马车撞到了一辆出租马车上,并把一个马车轮子也撞坏了。可是,那大马车上的人竟不屑一顾,倒快马加鞭,扬长而去。

比诺耶匆匆来到街上。只见从那出租马车上下来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有一位脸色苍白的老先生,正准备从车上下来。他急忙走过去搀扶那位老人。

比诺耶把老人扶下出租马车,看着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孔连忙问道:“先生,您没有受伤吧?”

“没有,谢谢,没有事的。”说完后,老人尽力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笑脸,可是笑容转瞬即逝。他几乎马上失去知觉,晕了过去。

比诺耶扶住老人,对焦躁不安的姑娘说:“前面就是我的家,请进去休息一下!”

当把老人安置在床上躺下后,姑娘在房里四处张望,终于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盛水的大水罐。她从大罐里舀了一杯水,洒在老人的脸上,而后就给老人扇风。姑娘对比诺耶说:“你能不能帮我请一位医生来?”

比诺耶家附近就住有医生。他派仆人很快就把医生请来了。

房间的一侧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一面镜子,以及梳头油和梳头用具等。比诺耶站在姑娘的后面,却可以从镜中看到姑娘的面容。他呆呆地注视着镜子。

比诺耶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在加尔各答的家中认真读书。他仅有的一点处世的知识,也是从书本上学来的。除了家人之外,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女性。

从镜中看到姑娘的面容是多么的俏丽!那少女脸上每一根线条似乎都不曾见过。那焦急、亲切、低垂的少女脸上表现出来的温柔和羞怯,仿佛在比诺耶的眼中,创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崭新惊奇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老人微微睁开双眼,叫了声“姑娘”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姑娘两眼马上熠熠生辉,低下头去轻声地问道:“爸爸,你哪里不舒服?”

“现在,我在什么地方?”老人问着,并想坐起来。

比诺耶赶忙走到老人跟前,说:“请不要起来!好好休息一下,医生马上就来。”

老人听后感说:“就是头上有点痛,其他都很好。”

就在此刻,传来了医生的脚步声。医生检查了一下说:“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医生开了一张热牛奶兑少许白兰地的处方后,就告辞走了。

医生离开时,老人显得很激动和局促不安。女儿明白老人的心意,便说:“爸爸,有什么好着急的呢?医生的出诊费和医药费用,我们回家后就会马上送来的。”

姑娘说完后朝比诺耶瞧了瞧。

比诺耶本想说:“出诊费用等微不足道。你们不必费心,一切由我来处理……”

姑娘急忙用眼神止住了比诺耶的谈话,并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一定要收下他们送来的费用。

老人说:“你们看,我不需要什么白兰地……”

女儿对他说:“爸爸,为什么不要呢?那可是医生说的啊!”

“医生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找借口让人喝点白兰地。我只有点小病,喝点热牛奶就可以了。”

老人喝完牛奶后对比诺耶说:“我们现在就走,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姑娘朝比诺耶看了一眼,说:“恐怕得要辆车……”

老人为难地说:“何必再给他添麻烦呢?我们住得离这里并不远,走一走就到了。”

姑娘说:“不行,爸爸,你不能走回去。”

老人没再说什么了。比诺耶很快雇了一辆马车。上车后老人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比诺耶普尚·查托帕代。”比诺耶回答说。

老人说:“我叫波莱什昌德拉·帕塔查尔亚。家就住在附近,七十八号。你什么时候有空,请到我们家里来坐坐,我们将会十分高兴的。”

姑娘朝比诺耶看了一眼。她的两只眼睛,也对这种邀请表示了默默赞许。

比诺耶本来准备上车送他们回家的,但是,他当时突然想到——这样

做不知是不是合符礼节？于是，他便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马车启动时，姑娘对比诺耶欠了欠身。比诺耶万万也没想到会碰到如此礼遇。为此，他竟一时手足无措，连应有的回礼也忘得一干二净。

比诺耶带着这种遗憾回到家里，反复责备自己太粗心大意。他回顾了一下与他们相遇直到他们离去的整个过程，认为他从头到尾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得很鲁莽粗俗。他反复地思索着：在不同情况下，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然而思忖来思忖去，总不得要领。当他回到房里，看到姑娘为其父亲擦脸的手帕遗忘在床上时，他便立即拾了起来。比诺耶的心中，突然涌现出游方僧所唱的两句歌词：

笼中无名的小鸟，
如何来的不知晓。

时间在默默地消逝，天气变得越来越热。街上的马车如潮，向各个办公楼驶去。然而，这一天比诺耶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他这样的年龄，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与如此空前的快乐交织在一起的巨大的痛苦。他的这个小小的家和这到处丑陋不堪的加尔各答，仿佛一下子全变了，变成了美丽无比的仙境。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不能完成的，变成可以完成的了；丑陋也变成了美丽！比诺耶似乎回到抛弃一切法规的王国。这个雨季早晨的骄阳，似乎在他的头脑里燃烧，在他的血管里奔腾，仿佛用那耀眼的光屏，把他的内心从每天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繁杂琐事里分离开来。

比诺耶在想，要尽量使自己完善起来，表现得更加优雅。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很伤脑筋。他仿佛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孩——他的家极为狭小，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床单也很不洁净；某一天，他把这样一个家，用花束装饰起来；然而竟是如此的不幸——那天他的房里连一片鲜花的花瓣也没有！大家都说，比诺耶一表人才，可以在集会上讲演得很好的，明天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可是，那天他却一言不发，这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智慧呢？比诺耶在心里默默想着：“如果有可能，他要驾驶一辆高大的马车，在街上如闪电般地奔驰，使那辆撞人的两匹马拉的高傲的马车停下来。”

比诺耶头脑里一出现那幻觉的画面，他顿时清醒了。不必去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的尊容。

这时候，街上站着一个小男孩，正在东张西望地找门牌号。比诺耶不知怎么搞的，认为小孩是在找自己家的门牌号。于是，他从楼上大声喊道：“是这里，就是这栋房子。”

小男孩看了看他家的门牌号，顿时疑虑全消。

比诺耶急冲冲地跑下楼去，非常关切地把小孩领进了家，并注视着他的面孔。

“是姐姐要我把这封信送来的。”小男孩一边说一边把信递到比诺耶的手里。

比诺耶拿着信，首先看了一下封面。上面用英文花体字母写着他的名字。字体秀丽，显然是出自姑娘之手。信封里并没有信笺，只是装着一些钱。

小男孩交完信后打算回去，比诺耶却不让他走。他摸着小孩的脖子，将其领进了二楼自己的房间。

男孩的肤色比他姐姐略黑一些，但圆圆的脸却与其姐姐有几分相似。比诺耶一看到小男孩，内心中就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柔情与欣喜。

小男孩十分机灵。他一走进房里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便问：“这是谁？”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比诺耶回答说。

“朋友的照片。”小孩又问，“你这朋友是谁？”

比诺耶莞尔一笑地说道：“你不认识他。我的朋友叫戈拉莫洪。不过，我们一般都叫他戈拉。从小时候起，我们就在一块儿学习。”

“现在还在上学吗？”

“不，我们已经毕业了。”

“所有的书你都学完了？”

为了赢得小男孩的信任，比诺耶于是说：“是的，我什么都学完了。”

小男孩非常惊讶，而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可能他在想：总有一天，他也会把所有的书学完的，成为一个常识渊博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比诺耶问小男孩。

“我叫索蒂什昌德拉·穆科帕代。”

“穆科帕代？”比诺耶惊奇地重复着。

这之后，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比诺耶也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波莱什先生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而是从小就把他和他姐姐收养下来。他姐姐从前叫拉达拉妮。后来，波莱什先生的太太给她改名为苏乔丽塔。

看来，索蒂什与比诺耶相处得非常友好。当索蒂什准备回家时，比诺耶问：“你一个人能回家吗？”

小男孩很自豪地说：“我总是一个人上街的。”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比诺耶提议说。

索蒂什看到比诺耶怀疑自己的能力，便有些生气地说：“为什么要你送呢？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出来的。”

为了说明他总是一个人出来，他又举了许多例证。当然，比诺耶要送他回家的个中原因，他是不会真正明白的。

当他们俩走到小孩家门口时，索蒂什便问比诺耶：“到我家里去吗？”

比诺耶极力压制自己的心情，于是说：“今天就不进去了，改天再来吧！”

比诺耶回到自己家里，赶忙从口袋掏出信封，久久地看着那信封上秀丽的字迹。他把每一个字的笔画和装饰花纹全都记在心里。然后，把那封信连同里面的钱，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箱子。可以设想，无论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多么需要钱用，比诺耶都不会轻易动用这些钱的。

第二章

雨季的一个傍晚，天空显得异常暗淡沉闷，仿佛浸透了水汽而被压得低垂了下来。加尔各答这个大都市，在浓密乌云笼罩之下失去了熠熠光彩，像一条巨大的丧家犬，蜷缩着身子，把头枕在尾巴上，毫无声息地趴在那里。从昨天晚上起，雨就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霏霏细雨，使街面上变得泥泞不堪；可是小雨的力量又不足以把这些泥泞冲走。今天下午四点钟，雨总算是停了下来，可是天空依然彤云密布。在这种呆在家里嫌烦出门又怕下雨的令人沮丧的黄昏时刻，在三楼楼顶潮湿的平台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坐在藤椅上聊天。

这两位朋友,从小时候起,一放学回家,就在这平台上玩耍;考试之前,两个人像疯了似的在这平台上来回踱步,背诵功课;夏天,从大学回来就在这里吃晚饭,然后一直争论到深夜两点;每当太阳升起他们醒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又在这平台的席子上度过了一夜。大学毕业后,这平台又成了印度爱国者协会每月集会一次的场所。这两位朋友,一个是这协会的主席,另一个则是该协会的秘书。

那位主席就是戈拉莫洪,亲密朋友们都叫他戈拉。他与周围的人相比,身材高大魁梧。他的肤色白得出奇,没有一点杂色。因而,大学里有位教授就称他为“雪山”。他的身高几乎达六英尺,骨骼粗壮。他的两只手大如虎掌。他的嗓音是如此的深沉和宏亮,要是他突然问一声“那是谁?”准得把你吓一大跳。他的脸盘略显得大了些,而且也过于刚强。他的颧骨和下巴颏有点像城堡大门上坚硬的门闩。他眼睛上方的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但额头却很宽阔。嘴唇薄薄的,并抿得很紧,鼻子像把宝剑高悬其上。他的两只眼睛并不大,却非常锐利;其目光如利箭一般瞄着远处某一看不见的目标,然而它却能像闪电一样顷刻间射向近处的某一物体。戈拉看起来并不很漂亮,但却不容忽视,因为不论与谁在一起,他都显得卓尔不群,超凡脱俗。

戈拉的朋友比诺耶,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有教养的孟加拉人,非常谦恭,也很聪明。他那柔和的性格与机敏的才智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脸上呈现一种特有的光彩。在大学念书时,他总是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而荣获奖学金。戈拉与他有些不同,成绩无法与他相比。在学习功课方面,戈拉既没有他那样的钻研精神,也没有他那样的理解能力和记性。作为戈拉的密友,比诺耶不得不驮着他闯过一道道考试难关。

有一次,戈拉对比诺耶说:“听我说,奥比纳什其所以指责梵社^①,这说明他头脑健全,很有见识。你为什么因此对他大发脾气呢?”

“这是什么话!”比诺耶回答说,“关于见识问题,我想任何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这么说来,问题就出在你的思想上了。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离经叛道

^① 梵社是印度的一个教派。1828年由罗姆莫洪·罗易创建。该教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等落后的封建习俗。1865年,该社一分为二——分裂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

要推翻社会,怎么能指望社会若无其事袖手旁观,不做出什么反映呢!即使社会误解了他们,把他们做好事的愿望看成是图谋不轨,那也不过是对他们破坏社会的一种惩罚。”

“这也许是很自然的。”比诺耶说,“但我绝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

戈拉有些发急,便大声地说:“我才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世上要是真有几个好人存在,其他的人只好听其自然了。否则,工作就无法进行,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要是有人愿意像梵社信徒一样摆出一副绅士的架子,他们就应该忍受一些痛苦,准备遭到梵社以外人们对自己的误解和责难。他们既然要昂首挺胸登台表演,又要反对者喝彩鼓掌,这未免对世间要求过于苛刻了。若真是这样,那世界也就不会太平。”

“对教派的攻击,我无话可说。”比诺耶辩解道,“但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

“对教派的攻击和谩骂又有什么用呢!那只不过是対一种主张的批判。我就是想进行个人人身攻击。好啦,我的正人君子,难道你就没有攻击过吗?”

“我攻击过,而且攻击得很不少。”比诺耶承认道,“但是,我现在为此深感羞愧。”

戈拉右手一挥,大声地说:“不,比诺耶,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比诺耶沉默了一下,而后说:“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戈拉说,“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了。”

“软弱无力!”比诺耶有些激动地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造访他们家。他们早就对我发出了邀请,只不过我还没有打算去而已。”

戈拉说:“你是没有去。不过,你总是念念不忘这回事。你一天到晚总在想:‘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他们家!’看来,你去了倒会比这要好一些。”

“你真的劝我去吗?”比诺耶问道。

戈拉猛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道:“不,我才不会劝你去呢。我可以白纸黑字立下字据对你说:你什么时候到他们家里去,从那一天起,你就会完

完全全倒向他们那一边。从第二天起,你就会同他们一起吃饭,并成为梵社一位卖力的吹鼓手。”

“你说什么?”比诺耶反问,“以后呢?”

“以后?”戈拉不无讽刺地说,“以后,你就死了。死了之后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作为婆罗门的子孙进入坟墓,以前的一切正统习俗当然也就不复存在。正如那罗盘坏了的领航员,你既然不辨东西南北迷失了方向,那时候你就会以为,过去沿正确航向把船只引进港湾是一种迷信和偏见;唯有顺水漂流,才是引导船只的正确方法。我没有耐心与你争论了。我只是说:你要去,你就去吧!最好不要继续犹犹豫豫站在地狱的门口。何必使我们两个人都担惊受怕呢?”

比诺耶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尽管大夫丧失了信心,病人并不一定会死去。我看不出,我有什么死到临头的征兆。”

“你看不出?”

“看不出。”

“你没发现你的脉搏已越来越弱了吗?”

“不,正好相反,它跳得比过去更加强劲有力了。”

“你是否想过,”戈拉不耐烦地说,“如果一双美丽的纤手给你端来一盘贱民的食品,你是否会认为,那是一盘神仙的美味珍馐呢?”

“戈拉,闭嘴!”比诺耶生气地吼了起来。

“怎么啦!我的话里没有任何侮辱你的言辞。我们只是谈美丽姑娘的纤手,而且并非是以不见阳光为荣。任何男人都可以握的那花瓣似的纤手,如果只是因为提了一句,你就忍受不住了,那你就真是无可救药!”

“听着,戈拉!”比诺耶说,“我历来推崇尊敬妇女。我们的古老经典也说……”

“不要用古代经典来为自己所谓尊敬妇女的感情辩白了。”戈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实际上,那不叫尊敬,它有个另外的说法,如果我说出来,你一定会更加生气的。”

比诺耶耸了耸肩膀说:“你说得太没边了。”

“我们古代的梵典把女人称为‘给家庭带来光明的使者’。”戈拉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她们之所以受到尊敬,正是由于她们给家庭带来了光明。”

而按英国人的习惯,妇女之所以受到赞美,是因为她们点燃男人心中的欲火。最好不要把这种赞美,称之为尊敬。”

“难道一种伟大的思想,只因偶尔被人玷污,你就可以轻蔑地一笔勾销吗?”比诺耶反问道。

“比努^①,”戈拉不耐烦地说,“现在你已经丧失了判断能力,你就听从我的指引吧!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你在所有英国人经典中所看到的尊重女性的夸大言辞,其实质只不过就是两个字——情欲。尊敬妇女的殿堂,只能设在母亲的房里。忠诚正直的母亲,才能坐在家庭主妇的席上。一些人想让他们离开那里,在这种赞美之辞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隐藏着某种侮辱的成分。你的心像飞蛾扑火,正在围着波莱什先生的家庭转。按英国人的说法,那只不过是一种‘爱情’。然而,我劝你千万不要学英国人的轻浮之举,把爱情置于一切之上,当作男人崇拜的偶像。”

“啊,戈拉!”比诺耶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挨了一鞭似的跳了起来说道,“够了,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我还没有谈到正题呢!”戈拉反驳道,“正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地看待男女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必要用诗歌来美化它。”

“好,就算我承认,我们不易正确地把男女关系摆到恰当的位置,陷入这种种谬误,难道只是外国人的过错?!人类的特性是很容易忘却:有些人为了拯救人类用诗歌来赞美爱情,羞辱懒惰;而另一种人则是夸大懒惰,抛开女人。这不过是同一种心理在两种人身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罢了。你谴责了这一个,就不应该宽恕另一个。”

“看来,我误解了你的意思。”戈拉莞尔一笑,说道,“你的情况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严重。只要你头脑里还有清醒的哲理,你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去谈情说爱。不过,我希望不要陷得太深,能及时得以自拔——这就是一个忠诚朋友对你的良好祝愿。”

“喂,你是不是发了疯?”比诺耶激动地说,“又一次谈我的什么爱情。我坦白地对你说,在我见到波莱什先生和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情况之后,我确实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使我产生了去了解他们家庭生活的某种吸引力。”

① 比努,是比诺耶的简称和昵称。